元亨釋書 廿七之廿八

共十六冊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一

學修　度受

諸宗　會儀

封職

學修志一

竺乾古皇先生之設學也其要三焉曰戒焉

曰定焉曰慧焉戒之爲言也制心矣定之爲
言也靜心矣慧之爲言也明心矣三之者皆
心也故學即心也心即學也心之與學未始
間隔八万之異途自是而出焉三之者各有
事理生養之異而其歸一也何曰事文字之
謂矣何曰理法義之謂矣何曰生聽習之謂
矣何曰養思練之謂矣學又曰修修者密也
學者麁也修者延也學者促也雖延促麁密

之異咸學也三世之聖人自是而出焉世之
言毅者指羅漢以爲無學者爲未竭耳矣吾
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羅漢之者究事生故
世曰無學未極理養故吾爲有學焉既究麁
促故世曰無學未極延密故吾爲有學焉以
是視之學學之無也非修學之無矣以修學
而言十地皆未竭故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
也理弗窮故養弗充故密弗通故延弗終故
我唯以佛地爲無學其阿羅呵阿羅漢梵音

有異者是也凡厥心之有爲皆學修也心之無爲始爲無學也然則世之所謂有爲者非吾之所謂有爲矣世之所謂無爲者非吾之所謂無爲矣有學之與無學皆是也或曰生知不學者不也我古皇能仁氏生知之大者也猶有之矣問書選友聞定阿蘭及窮餓麻麥六載雪山蓋貽學修于吾人也其布教鹿苑祇樹也法句之誦習頭陀之薫練咸學修

也降而逮四日四依靡不從事於斯矣東漸支那亦皆是也羅什入關三千負笈慧遠在廬十八結社又夫釋氏之爲學修者禪門尤爲朴略焉豈直指單傳之法格乎然古之人尚曰學坐禪學坐佛又曰修證非無染汙不得是學修而醇實者也又講有義龍律虎禪有折床枯木皆優稱也我本朝則二域可謂季孟之間矣北嶺撰註記之著南京立得業之名珠頭瓜熟而相識成仁眼麻眛而性具

明皆勵學修之精也加之光定之宮處見弘
仁增命之雛選在齋衡皇王之崇勸爲宗輕
耳詳載本傳此不繁焉今只舉三國勸業之
端由爲一代設化之標式以蔽四衆之省察
凡踵釋門之士未有外茲而入者矣嗚呼吾
黨之人勗之乎哉

度受志二

實相無相也豈云形質乎無相實相也不離
形質矣頭而毳衣而褐法而戒令而律是釋
門之表帥也先佛有菩薩聲聞二僧只吾釋
迦法中聲聞僧一而已故文殊彌勒之高德
也猶混聲聞衆蓋濁世之人尚儀相也諸大
弟子如陳如身子之儔佛言善來鬚髮自除
袈裟著體逮于慶喜以寶刀剃髮乃得白四
羯磨具足戒自茲比丘之度儀備矣尼者大
愛道啓端也而敬有八焉戒亦倍焉並爲世
之福田又有優婆塞優婆夷此云清信男女
也頻婆娑波斯匿君之清信者也護國給孤

臣之清信者也末利勝鬘夫人之清信者也
菴羅須曼處女之清信者也是吾佛四部之
衆也如來成道十年樓至菩薩請築壇爲比
丘受戒佛於祇園外院東南建壇是印度之
廣度也永平十年佛法傳漢十四年司空劉
峻後宮陰夫人等出家是支那之度始也然
唯受三歸而已曹魏正元元年曇摩迦羅在
洛陽立具足戒羯磨宋士行爲受戒之始東
晉建元元年尼淨檢於本法得戒南宋元嘉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建戒壇爲僧尼
受戒是震旦戒壇之始也李唐中宗景龍初
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大義誦法華中第一
自爾或五百紙或百五十紙經自不定隨時
改變肅宗遭安史之亂國用罄至德始宰相
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納百緡得度度
科大隳富脩之民並鑣而争馳貧進之士繫
旎而淹遲其後暫止即起至趙宋而益滋代
宗勑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由此大乘戒壇

起焉穆宗置四州敬宗立兩街宣宗敕上都荊揚汴益築之皆大乘壇也又穆宗長慶元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出家帝不許總以印付留後自剃髮爲僧以私第爲寺帝從其志賜大覺師号及僧臘五十五代梁太祖開平四年呉越錢鏐幼子令因爲僧敕賜無相大師加三十臘本朝之度始於司馬氏男多須奈名徳齊安嶋鄕爲尼名善信天平七年唐道璿來菩戒法大安寺行表年七十三臘

五十二就璿重受天平勝寶六年鑑眞入朝於東大寺建戒壇同僧靈福等八十人重受新稟其彫天平寶字六年敕西觀音東藥師二寺築戒壇度受博爲延暦二十五年置年度科條弘仁十年最澄法師上表乞睿山大乘戒壇十四年義眞始行羯磨長暦之間慈覺智證兩徒爭軌園域沙彌不得昇睿壇三井明尊奏請戒壇于園城長久二年五月敕尚書左丞藤經輔宣問園城戒壇立否於我

時法相之首經救三論之長滚慶華嚴之英
良真律之師灌頂密之主深覺咸奉表贊許
唯台徒固執不允介後承保帝宣禮部尚書
源隆俊賜綸綍於園城建戒壇而臨行法事
台徒燬撤至今不成元應之火攻我親視之
可謂下策矣所以歲當末後之五百時逢乖
爭之堅固乎夫度有三焉內外也皆以戒爲
標薙染於形戒律於心內度也初二也無薙
染而受戒外度也後二也曰古之言度者前

二而已今并四衆何亦後二末出塵累曷度
之有哉曰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到彼岸
者度也踰生死流到涅槃岸之謂也亦菩薩
戒不言薙剃而豈不至涅槃哉吾佛何以曰
戒波羅蜜邪亦那含父唯受三歸亦稱優婆
塞或五戒或菩薩戒通爲清信蓋在家之稱
也以小律儀言度前二也以摩訶衍而言後
二亦度也而我分內外不得不判焉此方之
度槩白精密案延曆詔十義通五非震旦誦

經之比矣李唐香水之緇趙宋清閑之緇所未嘗聞也安慧經業醇深而賜度隆海問難拔萃而中第中葉以降學業冗散度選弛緩多挙之族出稚雛而補家產寠約之民放丁壯而食寺供或草賊迫捕逮而來投或孽子漏擧收而寄歸佩刀而互剃裹服而不染是等之類吾法亡矣戒又四家二通二別初天下置戒壇三所筑之觀世音寺西州民稟焉野之藥師寺東州民稟焉和之東大寺中州民稟焉皆天平之間建焉及睿壇興野壇衰園城壇未就正今又只三壇而已三壇通也又有三摩耶戒禪門戒二戒禪密各別授不屬沉傳矣然二家徒盛二戒隨行不爲不傳焉又壇戒多弊動不時不期焉有常和上恒闍梨哉孱弱雛道頭顱圓青右繞未充三匝左語已數十聲持犯何關遮何聚如雲散如皇國政雖清度門雖闊我徒不競君子大息安得返誦經問義之古制我黨復精業而省

濫廁乎至長慶開平之竊臘漫号者不唯乖
真軌而甚圯世綱夫王者之動必率禮矣苟
任私欲何所不至之有故先聖制禮則之彼
唐梁之二主只知寵其臣而不知率其禮矣
梵綱曰不問老少國王奴婢先受戒者在前
坐後受者次第而坐三主不委盡問我焉知
而不問與不知不問而行之者皆非禮矣況
吾道有軌何不問哉老農老圃古之人皆問
之乎哉總因二子辭富貴而投我者善矣情

乎受竊漫而不遜也昔周襄王弟叔帶與戎
翟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襄王
大悦以上卿禮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
朕命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仲可謂知禮矣
二子曷不若仲乎曰仲尼曰管氏而知禮孰
不知禮子之言恐戾與曰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

豈可竟捐乎上之所舉者三國之始種也我
繫年之者備資治表矣今揭三朝度戒之緒
示四部受化所從庶幾學者原始要終若夫
琱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存其人焉

諸宗志三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
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爪
裂矣小乘早折十八部焉摩訶衍亦有之馬
鳴龍勝立法性焉護法清辯争空有焉其支
派不勝紀矣至齊且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
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
傳聞印度宗教殘缺猥且又或不全唯我本
朝歷世崇奉其間興衰者理之常也耳而未
嘗泯没矣今撮綱要列下後焉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采中百門智之
微言擂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
建法性而演真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說八
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

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宋我本朝兼灌諸唱始矣智藏系授長矣為爾土之先驅啓乃衆之初聽近世不絶如帶庶幾見整頽綱

唯識者諸法建立之精致也昔慈氏大士微塵劫前所承稟矣世親無著夜昇都史而聽晝降閻浮而説以三時括一代以三性含万法援瑜伽師地而脩飾揆因明正理而潤色談識智之轉成而精粹矣分業報之違受而備足矣戒賢忍疾而待那爛玄奘志習而受天生慈恩以弘於彼唐道昭傳於吾國明教以降支派流溢方今南京之地人神幽贊益徧講習云

律者比丘儀相之嘉範也初世尊在鹿苑也説令四衆齋潔三業冥被律制然聞開顯如來像悲猶慮末來乗急戒緩之蕩於堅林之夕扶律而談常蓋五濁之機宜三學之階漸也滅後優婆離集律藏而下一點師師相付至僧伽跋陀羅衆聖點記出於弘度矣而唐

南山宣師遠取西天曇無德前魏曇摩迦羅為祖深明持犯盛行毘尼故不同一絕二藏之偏學也是以經行道階足跌天人扶持嘗立戒壇手築梵僧稱賛戒業行事之疏鈔懺悔教誡之儀文靡不輔翼大道爲勝寳之間鑑真來朝一模脫印自此此土此宗昌矣其後或微或興天下今不乏其學

華嚴者如來始成之髙趣也杜順始之康藏弘之長者旁而扶清涼斷而續五教章以包一藏四法界以攝群機雖設因修專説果德一一之理窮性命十十之數表極圓諸林舌端毘盧性海裒裒善財脚下普賢毛刹塵塵指舍利滿慈以爲瘂聾者境界異根也取童子婦人以爲知識者凡聖一性也非天下之至大至廣其孰能與於此哉我本朝慈訓審祥親受賢首至良辨而大振今之言雜華者皆承于辨焉

天台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

龍樹智者倡之章安輯之二威纘熈而守荊溪駕說而行其主也爲本爲迹其訓也爲權爲實其統也爲圓爲一其分也爲具爲變取三諦于中論而證瓔珞始五時于華嚴而成涅槃立觀者列十境發行者羅十乘彌綸万法者八教也錯綜十界者六即也一界各具十界而百界生焉十如互含百界而千如成焉配三世間爲三千法分而成三千復而歸一念即復而分即分而復一心之於三觀也

亦復如是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其孰能與於此哉最澄法師應乃祖之懸記全受而歸根殖睿嶽獲舊寰區孫枝挺出補撑教門初會昌之毀黜台文散失五代擾攘殘闕未復義寂師求遺文於高麗及我高麗先送其書猶不備長保二年宋咸平三寂照法師將信公問章入宋地又持台宗諸書惠彼人故慈雲南嶽止觀序曰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大矣哉斯文

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外照又呈問章於法智智嗟嘆答釋自此彼方欽我國台教之盛焉昔天竺失起信論而久矣奘三藏譯唐成梵流傳印度彼高麗之書不全備宋人慳鈌疑半矣及我書之至始驚遼師之無遺漏又見問章益嚮此土之有人也其後法智遣比丘就我多寫由是視之慈雲比我日外不惜言乎

密者如來事用之正印也夫聖人用事之機不可得而測也故以秘密而爲言矣聖人之有應也隨土而殊稱焉密嚴究竟之域号曰毗盧堪忍閻浮之地号曰釋迦自性變化之異耳未嘗有二矣亞聖之士曰金剛手周旋二主全獲秘印鄭重傳持不輕與人有龍猛者後而出焉亦亞聖之才也摩掲伽之懸識集達磨之太成南印之地鐵塔之中神人衛護凡庸絶跡於是龍勝擲芥子之微眇啓金剛之關鍵是秘教之所以鼎世矣龍智闍梨

以長壽之質受密藏之訣眞子金剛智唐開元七年遠跨震旦玄宗館慈恩寺遷薦福所至結壇灌頂初四年善無畏來又金剛手之孫也其父達磨毱多年八百歲玄宗已居西明寺稱爲教主二人傾蓋互相受授其學益廣智之徒不空其才踰竈智歸役令空見其師龍智空承顧命駕鯨浪起師子之國覲龍智之祖以故秘密之道大全於空矣其法分於五總於三合於二二者胎金也三者佛蓮金也五者加寶羯也胎建四重金開九會赫赫如也濟濟如也三劫希修時也六無畏者修位也月之盈虧者證之階差也而皆不同諸顯之位次也護摩献諸聖供四爐火熾灌頂授輪王位五瓶水清印明並持寶車兩輪馳逐理事俱密金針雙鑽從來指鋒利鉛十鑽猶鈍鈴音和雅韶武皆齊其爲要也主觀其爲修也主供能供能觀不換此身即階聖位非天下之至上至高貴孰能與於此哉延

曆之末傳教弘法一時異受故有台密有東密台亦有慈覺智證之再稟東亦有小野廣澤之競傳四派別流千支万帶迸溢四海不知紀極震旦之密衰於唐末絶於宋初唯我日域轉久轉熾南渡之後學台之清信士鎧庵吳克己撰釋門正統扶樹台教者也言之曰華嚴頓於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乘則未嘗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

二輪之用若失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所謂密者尚何施邪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予嘗痛世人不學其宗而謾議為滔滔者鎧庵皆是也台徒以鎧菴比雜華之李長者何其容易發言乎今見此評宛如枘鑿之不相逗也豈瑜伽金剛之乘彼鎧庵之所弄乎又以方等般若為密時者自家五時之管封邪又華嚴不俟法華何施之言皆不學之過也殊不知二經共瑜伽

之各一會耳只其學密之者請悉而已
禪者如來心性之玄賾也昔婆伽梵三乘道
徧四衆化盈猶未得其人末後金色尊者契
證全付是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所謂教外
別傳者也四七相授至菩提達磨達磨承西
天之正統創東震之宏基捧盤歃盟叱六宗
於堂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辨珠
智之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
稟系爲曹溪曹溪廓受桂蔭之洪業宗萬撫

隱之微生弗爭衣盂手拱重寄山嶽不墜之
字舌翻大藏波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氤
氳而著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孕
土無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次列而緯如
也後加而曜如也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
雲潙曹法者五緯也楊岐黃龍之加五家也
猶大陽大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盧陵之
米二輪之煦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
何云哉今祖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

三之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喝不及掩耳目前電閃一棒無處轉身者臨際宗也納脚睦州門中門閉脚折封眼靈樹函内函開眼明三句語揮劍而不痕一字禅嚼鐵而無味者雲門宗也正中偏中設五位成三疊東說西說推一位忌十成玉顏無看黄閣無下寳車不碾紫宸蒼生者曹洞宗也三春回齒頰勝却鶖子之神通百月列胸懷脱出應真之妙畫用劍刃上事行燃燈前機者潙

仰宗也言八識而異慈恩用六相不類雜華鼓吹而曲入別調擬議則箭過新羅者法眼宗也是緯之五者也受乳哺於三角虎見歩驟於三脚驢其道難容受也謂之栗棘蓬其機難透脱也謂之金剛圏者揚岐也竭盡泐潭之死水鼓起智海之洪濤坐一榻而應四來立三關而接万衲者黄龍也是加兩曜而七者也赤縣之域不承緯曜之照臨者未有之矣非天下之至純至極其孰能與於此哉

初貽公禀三藏之密付道璿有行表之別傳義空得鹽官之正泒而來慈覺受蕭氏之秘授而返然而四傳不嗣閒爾無聞後三百年建久之間建仁西公單傳金提逮于寛寶爾隆二師鼓行東西此方殺傳雖恨遲暮百數十歳鬱爲强宗西積輩之褒也爾隆揚岐之流也比地亦有新豊之微派天下之曰禪者三家矣方今元國之禪亦此三而已餘先泯矣

上之七是此方之名宗者也又有淨土焉有成實焉有俱舍焉斯三爲寓宗譬國之附庸焉而各皆有宗矣七家之者挾而糅用蓋俱成二宗亦能叙置三寶四諦攝諸名相而設于理者成實也界根世業聖智定破事理無施者俱舍也凡三乘之階位三界之成壞道法之修證業惑之伏斷綦布星列無不畢見矣故七家之者取焉昔有學貞中世而靡學者又陋其小徑而不名家也淨土一宗或大

或小依修者而然無祖宗之定系故也始韋提希遭逆子之難如來愍而開十六觀想是所以淨土之建也其餘修多羅散見不亡焉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樂邦之址也逮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參而修之所謂智者向西而稱賛杜順歷郡而勸諭圓照密修雷峯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賢入名勝場雖勤崇奉皆受資之是附庸之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無統系故今為寓宗宋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七家之徒互相毀呰非三論者曰幾泯絕矣非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非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偏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誕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人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吸吸焉彼震旦者三論密亡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

絶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爲全耳國家自始傳來未嘗隤頽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會儀志四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傳曰某所亦某都會也然者會者遍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義大矣哉牟尼覺王之御於西印也嘉都之大會也一說也梵釋聖凡還沓而聽矣一餐也菩薩聲緣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說獨食焉畢食而有說請說而設食如來又互作人情矣又失物集而無儀則乱焉故會必嚴儀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况聖凡之大會哉匿王宮掖之齋文殊分領聲聞菩薩力士城林之供純陀家冠釋梵王臣是會之有儀而嚴者也又有般遮于瑟此云無遮會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凡上下賢愚通聚而
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
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
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
十五日明帝幸白馬寺百官咸會焉設三壇
東壇道士置經子符籙西壇摩騰安像經舍
利中壇奉饌食奠祀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
邪玄風失緒敢置經籙於壇以火取驗即縱
火悉成燼道士相顧愧赧及焚佛經五色光

徹天表薪盡像經儼然摩騰踊身空中現諸
神變竺法蘭出和雅音敷宣佛法天雨寶華
大衆欣說上元燒燈起於此焉東晋元帝大
興元年召沙門竺潛入内殿講經以德重令
著履登殿劉宋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内殿令
沙門道照說法嚫金三万求那跋摩居祇洹
寺講華嚴經文帝曰率公卿集座下傾聞孝
武帝大明六年四月八内殿灌佛齋蕭梁武
帝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爲百

姓設救苦齋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會陳
陳武帝永定三年大内設仁王大齋文帝天
嘉四年於大極殿設無导大會後主至德二
年召智聚法師於大極殿講金光明經李唐
懿宗禁中設萬僧齋帝升座讚唄長眉沙門
來應供淩空而去趙宋神宗元豐三年正月
設千僧齋於大内施千袈裟千金剛般若薦
慈聖太后福震旦之會儀甚多不暇備舉本
朝敏達十三年蘇馬子營殿設大齋會爾來

斯儀尤盛卒見資治表矣夫宮禁者雲天也
凡庸不可階矣雖王者無外爭柰九重深密
而多屏闈何然設無遮會也隸皂步丹墀矣
啓安居講也壞色排玉臺矣皆吾道之勝烈
也文永之間宋沙門寓洛見宮中最勝會嘆
曰偉矣哉儀也至尊之崇佛也宋地未有之
矣錄蕃之奏曰恐不得併吞焉吾國蔑如也
已其殆焉斯方神靈惡坐視哉德祐二年宋
祚果絶然我文弘之二蕃寇佛神戮力爲援

焉戈矛纔交風浪俄激千艦万卒一時破溺
豈非國家信敬供祀之所由乎

封職志五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蔵世界其封富矣果満妙覺其職貴矣及應於閻浮尚受剎利之種當輪王之位而視若脫屣矣乞他而食依人而庇其旨深矣夫佛之有爲也爲他而非自矣若其自者無爲也無無爲者實際也實際無云爲也矣其深旨之者五焉勢位妨外故避之矣剎祿内故避之矣銷宿殃故避之矣期大果不願小利故避之矣系世福田故避之矣斯五者吾佛貽於吾人也吾人之於五者也始四者自也後一者他也其自者避而又避之矣其他者避自而受他矣避自故剎種輪位皆脫屣也受他故食他庇人皆福田也是所以吾人之有封職也而若自有者雖針草爲難消矣若供他者雖巨万又恬如矣屏蔽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多多益他

我不干矣初如來置上座寺主維那故身子
冠鹿苑之座飲光知鷲嶺之事又文殊時時
主綱紀和上阿闍梨早見梵網矣國師論師
三蔵尊者共西域之稱也至震旦益繁衍矣
不唯封給也加之以職位可謂渥寵矣不唯
僧官也重之以俗爵益傷於敬矣而又吾人
之不得已也又失喪有賻葬有謚職以僧正
僧統僧録号以國師大師禪師照等之類多
今少出其端焉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天竺佛

圖澄至後趙石季龍傾心事之号大和尚乗
輿升殿東晉孝武寧康元年詔曰法師道安
以道德照臨天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
奉給安帝隆安五年姚秦羅什居逍遥園秦
主姚興與三千比丘執經諮稟時長安地僧
尼廣至濫猥不軌秦主令僧䂮為國僧正撿
校僧尼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為僧録
僧遷為悦衆班秩有差各給親信白從三十
人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敕尼寶賢為尼僧

正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勅賜錢五万布五十疋孝武帝孝建元年勅道猷爲新安寺法主明帝泰始元年勅道猛爲綱領賜月給三万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一乘又詔僧瑾爲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鐃磬之類）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及車輿吏力順帝昇明元年勅法持爲天下僧正南齊高帝詔法頴爲京邑僧主南梁武帝大監十六年勅沙門慧超爲壽光殿學士召衆僧講解經文並居

禁中内道場自此始普通六年勅法雲爲大僧正給吏力南陳文帝勅寶瓊爲京邑大僧統南岳慧思賜大禪師北魏明元永興元年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神瑞元年加封忠信侯又加封安城公卒謚靈公文成興安元年勅師賢爲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曇曜爲昭元都統西魏文帝大統元年勅道臻爲大統北齊文宣天保元年拜法常爲國師勅曇延爲昭元上統二年詔置昭玄十統以法上爲大

謚天台智者法空宝覚尊者

統令史負置五十人李唐受封爵者滋矣太宗貞觀中封智威爲引駕大師玄宗開元三年詔一行爲天師代宗敕謚達磨圓覺大師封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戸卒贈司空德宗敕謚二祖慧可大祖禪師又充圓照内供奉開成元年敕雲端充左右街僧録宣宗大中三年敕知玄充三教首座五代江南李主有導師号趙宋初謚天台智者法空寳覺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師号不

追敕擧高宗遺金虜之連劫乏經費建炎二年十一月敕賣四字師号價二百千本朝推古三十二年觀勒始爲僧正德積僧都亦來官位相次而出大化元年置十師白鳳十四年百濟常耀賜封三十戸持統七年沙門法鏡賜田三十畝寳龜三年置十禪師延暦十七年僧階配官位永保三年沙門性信加特進凡繫年之者見于資治表斯不繁焉昔者孔子罕言利況我輩乎而立封職者令斯人

知吾佛毫光之餘輝也又失聖王之舉不苟矣大化寳龜之十師者北齊盱元十統之所自乎僧正僧都皆是也又趙宋賣號不能無議嗚呼乱離之主助一時之國用我尚怒請買之沙門爲誰哉比丘之浮虛至於斯矣我按誅夔諛於既死之刀焉昔漢武帝伐戎狄而國寠始鬻官爵史毀之唐肅宗逢羯獠之寇而販牒祖述于漢武矣宋之賣号出于彼二主乎禰一時之小危貽万代之大疵惜乎三帝之短術也我國家無是等醜不特土俗之醇厚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六月有　旨入此書大藏攝州普門禪寺住持比丘臣祝誼募緣繡梓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時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四天王寺

元興寺　大安寺

頂法寺 今ノ六角堂ナヤ
大寺
興福寺
長谷寺
石山寺
鵜田寺
西大寺
神護寺
村岡像

禪林寺 俗呼テ當麻寺
崇福寺
神願寺
東大寺
葛木像
招提寺
粉河寺
慈氏像
勝尾像

鞍馬寺
山王像
貞觀寺
圓教像 播州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觀音像也

清水寺
園城寺
感應寺
[illegible]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遮那身土不二，遮那智體無礙。建立法界之統御之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外伏而祇園次焉。世尊晚年安居忉利，優塡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毗舍離者鑄金僧

訶羅者琢玉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
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濮相鑄
黄金梁武聘赤檀仲晞行像每夜行道平寺
石軀終日備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
去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舎之号不一而揔
言寺何乎其所有説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
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
立精舎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夾載白馬
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聲

也臚傳也傳聲賛導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
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爲号也故
比丘所棲皆宮字也是以宏基鉅搆非菴盧
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
林廣壯嚴麗與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製
二規如彼稲目元基八耳傳作皇王資運祚
相將昌家業靡不繇斯凡寺像之興廢者國
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基興之異不成世之
福田盡人之情偽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

干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輿中鎌子等皆俎之唯蘇稲目贊成焉天皇賜像于稲目稲目大悦安小墾田家供養後捨向原宅爲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輿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月皇子率官師討物守屋官師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像安髮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天王寺守屋亡乃於玉造岸上営寺安四王像分物氏資産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此一里東西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游焉昔釋迦文佛因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爲長者聽受供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東門皇子拔髻髮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守屋時蘇馬子又拼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嬪曰法興寺後改爲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如蓋降覆殿塔變爲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豐聰入宋見來世皇運出癸曰季葉裔統多鄭虞气建寺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病顧言以熊凝寺後新舒明十一年移百濟河側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嗔火寺皇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攘修天武十二年移高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元年上欲後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圖上大悅加鉅攘所謂印度祇桓精舎以兜率内院爲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爲準今大安寺模西明云

頂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祈篋順浪而來聖德太子遊濱渚見此篋替之有如意輪藥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浴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欄楯枝間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爲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每朝紫雲覆之恐靈材
與太子翌早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稜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黑雲下垂覆宇乃躍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爲六角焉取
此宇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瀧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号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皇
子麻膂古因兄豐聰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舉爲官寺初号万法藏院在内州山田鄉白
鳳二年麻曾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役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勅刑部親王諭于小角麻呂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役所役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地為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廻施三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礼專志安養七年六月入寺薙髮誓曰我不見彌陀

眞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念汝見淨土觀彌陀須集百駄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朝詔使送蓮莖三日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女來容皃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二升為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

嚴麗備足新尼大悦又以無節竹爲鞘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尼作偈礼尚曰往昔迦葉説法所佛事新知又有故感君鄙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爲詭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安觀音大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染井側有精舎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使使見之三大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敕刻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庇之俗以近染井号染寺役小角殿前栽一櫻樹曰佛法但櫻樹枯自尒以來傳枝漸朽新梢萬秀枝葉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

播州大寺者昔蘓入鹿大召兵亡上宮太子之屬播有枚夫者從軍枚夫有妻好枚夫之僕以間潜通既而枚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適

山行見之我願與君二人潜往𤜣之不令他
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枚夫大喜
枚夫善射畋素養二黒狗便與二犬及僕入
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彎弓架矢曰我昔
主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紿君至此
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
奪命能濟君身後枚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
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且待
須臾枚夫腰帶畋粮解包呼二犬分粮爲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言汝等者有年恩
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餐也今與汝等我有
一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嚙
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
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藺氏之軍也恥今爲
僕隷被紿空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
笑哀愍是我之大悪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
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嚙斷僕
之弓絃一犬又躍嚙僕喉而死枚夫附二犬

而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曰二犬得全命自今立二狗為我子我莊田資財皆是二犬之有也齒齡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校夫曰我嚮以二犬為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像薦冥福祠二犬為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凡三度桓武帝聞之敕為官寺捨田數頃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剏伽藍求勝地未得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來曰西北之山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之便出殿陛望西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旦敕侍臣物色光所侍臣反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非常人帝聞之乃幸其地優婆塞出迎白帝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

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弑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簒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帝也）及中臣鎌足愁之帝與輕皇子（孝徳帝）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

殊

不空羂索并四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寢微大夫營攝願栄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茂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間州界疫起遭歳旱澇時比吉神祝屬有私赤者歸佛乘捿山林比吉大神化人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也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未由也故屢行災癘耳汝能爲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済蒼自滅年豊民安赤乃建精舍曰

神麒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彌德道乃法道仙人也勠力建其像材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稲三千束乃刻十一面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為座方八尺佛工稽主勲䟽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

辛酉洪水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崎流出橋本也所至之處火災疾疫和州葛下郡出雲大満聞木事思必靈材發願欲刻十一面像而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毀纜引之輕如片木路人驚怪合力拔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麻郷不幾大満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村里疫亦起村民引出于長谷川上又過三十年有沙弥德道養老四年移置峯頂道欲雕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礼拜時藤房前奏

救與官租辨之神龜四年成岳行基僧正落
慶初刻像時蓮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峯土中
有大巖石平正無瑕礬生立像覺後往彼穿
土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腳同如
夢言安像其上二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
信樂京創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
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辯爲帝
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辯前身爲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辯無錢不
得渡衛留數月當時爲優子僕辯求法不言
備貨乃渡之辯先身發誓曰願介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曰成生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模帝親引其繩勅大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廷郡有
寺曰金熟優婆塞金熟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提之念修晝夜不休一
夕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惟勅尋光至此中

侯以聞乃召令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唐人敕許之四事供給時人号金鷲菩薩帝以此地為勝區遷之執金剛像今在羂索院天平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木像成經三歲改鑄八度然高十三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皇后崇礼佛此日八幡大神入寺拜像

○南山崇福寺武帝創興大寺鑄二十有六丈遮那銅像多聚金為薄此時本朝未有黃金帝語良辨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峯山其地皆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乏宜乎辨入金峯山持念藏王告曰此山黃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彼持念必得黃金辨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石上釣魚辨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辨就

其石縛盧遮如意輪像持誦不幾與州始貢
黄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藏先像於中亦造
金剛藏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
當寅基址地中得五尺寶鐸斎爲鎭地
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
撿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檢
盗取像毀之像爲聲也官使勤勘送寺
遠州鶉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
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
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析爲命工
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鑑真法師薦
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臣部王旧
宅賜真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
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
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
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屋
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菩

𦬇像經律論一切寶物置崇堂者藤清河施
屋安金色不空罥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
法師爲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卷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帝建鑄四天
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增長天王一像
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
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勲來世轉女身成佛道
手攪熱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然手爛像
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御手無傷像便成見
同無不嗟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
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常摟山谷屏身
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笠
伴氏驚惜疑怪即下樹欲見光處進去髣髴
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籌乃知其
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
菴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
乞宿伴家許之童悦語曰家主有何所須我

願加助報宿託息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忍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悦曰我有二願刻像一為法界有情二我息任奥州吏途路覓還願安穏還郷伴氏延童見菴所童曰我於此菴中一七日刻像其中問願莫来見功畢吾徃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戸至第八暁開叩門聲伴氏出見無人乃詣菴金色觀世音像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惟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内臨河郡有佐太夫者一子沉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来舍大夫語痾子事童曰我試咒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太夫送門曰恩意深不知謝所住何處屢通音問答曰我住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語已辭去不幾太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無粉河寺者躑躅顧視傍有一澗亘東西澄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一宇閉

戸無人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目已没體滂
漉開戸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
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
然點火堂内赫奕大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
宛然近看童所取箸筒掛施無畏之臂也即
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四來於
是伊都郡澀田村冨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
改精舎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四十九主）帝受八幡大神之託所
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徳帝天平寶字
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為太師
二年授法皇位鏡諂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
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
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
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
神覬寶位邪神多黨令帝有是讓然我國宗
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聞他氏道鏡
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絶如是濫窺汝歸宮道鏡必加誣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膽駒山鏡使刺客伺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四年八月帝崩清還叙重奏神旨光仁帝乃敕創寺初名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菩薩妙音未漆飾經年臂落沙彌信行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年七月行在殿内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人累夕如是行怪熟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豐慶見之二人歎異勤加功焉

和州村岡寺三像者沙門廣達紀州人居金峯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橋有聲曰莫踰莫蹈達聞之見橋下無人怪而細視其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illegible]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九
年九月日州沙門界日語座主開成曰頃聞
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
為像材成乃遣比丘尊南赴西海迎之十年
夏到寺而未有良工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
丘妙觀者來曰我能刻像稱否成許諾三日
後僧俗童輩總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
目莊耀端嚴又加四天王像凡五軀三十日
而成八月十八日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

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
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
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國俗以十八日為觀自在日）
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
宋商二人來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
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后妃有美姿國主愛
重未還壯齡其鬢早白后愁之服靈藥求法
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一夕后夢日本國勝
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后

悦甚使向日本國作礼祈念又夢日本國一
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后縣紺碧過始以是寄
義等二人以閼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遣献
彼像不知勝尾寺爲何處大宰府使徒奉
到寺云

鞍馬寺者太中太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太
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
像延暦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驪騣鐇鐇
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
汝當鍊若利益無量太夫夢中問曰誰乎翁
曰王城鎮守貴船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太
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装鞍語曰昔摩騰法蘭
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者白馬者靈畜
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
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還告此事
太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
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号鞍馬寺太夫以爲
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

夢童子年十五六許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峯延法師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或曰報恩）有夢東泝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誰答曰吾名行叡隱約此地已二百歳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矣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棲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杭曰我以是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無資荏苒歳月獨自對杆延暦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麿猟鹿來此因憩菴鎮語上事將軍感嗟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爲

寺刻像置焉

叡山山王院千手觀音像者傳教太師之所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木為材而未得巧工偶一老翁來語女曰我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長五尺感應無比教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教太師大友氏發崇福寺建此地安丈六彌勒像天皇有夢又敎太師還遷本地太師薨其子與多承顧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太師之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珍法師以唐國傳來經籍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既而珍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老比丘來曰我名敎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寺成以來過我壽著殆二十歲現今有檀家

之孫公問役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
事又曰待公臨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
當來我薷師者父矣便以寺之四至業并
授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
之西岩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
汲此井水為浴湯浴因而号御井寺珎聞此
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
親為靈區乃改御井為三井曰取三皇浴井
之事也（御三和訓近之）又曰我剰此水為三部灌頂

之間伽至藤氏三倉之期故改三字耳珍與
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敕造一宇名唐坊穀
尚書省經籍置焉（今曰唐院）又大友太師所捨四
至界畔依敎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貞觀寺者貞觀帝降誕之初大相國忠仁公
與真雅法師謀建護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
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為導師惠達為
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救王
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舞遊出凡樂部之舞支那高麗諸
樂及林邑天人等舞皆盡奏之一時感韋都
人群聚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
感應寺者一演法師嘗持觀世音像欲得勝
地安之廣求靈區卓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
河西岸于時此地搖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
奇香薰都演喜而搆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一
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
也自今應爲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産育所謂牛頭天
王者也我好眠一歲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
日醒餘日皆臥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
氣或爲雲霞或爲雨露觸方不同其所觸或
爲藥或爲毒或爲惡瘡或爲疾疫皆是有情
之業感也非我強爲也言已形隱演録神言
奏朝敕黄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
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礼樹作偈
曰稽首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
往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
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
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
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滿寺者在山州久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
奉佛有女七歳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
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荅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
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既乾魚其父
耕田中一蛇追蝦蟇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
汝捨蝦蟇以汝爲壻蛇聞言擧頭見翁吐蝦
蟇而去父歸舍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
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
女曰莫慮也早食焉父悅受膳初夜有叩門
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
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戶父母大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乱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顏色不變曰我聞戶外大小蟹千百來殺此蛇大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悅便穿土埋衆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号蟹滿寺又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八

十五之内

